



◎李蓓莉

青春驿站国泰街

甬城旧忆 ■

◎柴隆

诗人艾青有佳句：“为何我眼中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。”市区城隍庙东边有条袖珍小巧的国泰街，如今已淡出人们的视线，但作为青春过往的驿站，我也曾深深迷恋着它，那夕阳西下的寻常街巷，那沧桑厚重的人文气息，那浓浓的人间烟火味儿，我的文字实在难以描绘。

久居海曙，如同熟悉自己的掌纹一般，我熟知周围的大街小巷。城隍庙国泰街建于1995年，这条古香古色的商业街，在上世纪末的宁波城可谓出尽风头，它坐落于城隍庙以东，长不过1公里，宽不过50米，店铺林立，商贩云集，每逢节假日，终日熙熙攘攘，车水马龙，时常拥挤不堪，是当时宁波城区的小商品中心，热闹程度好比今日之“鼓楼沿”。

1994年底，作为宁波市政府八件实事之一的城隍庙新商城开业，打响了城隍庙商圈建设的第一炮。人们惊奇地发现，介于老庙和新商城的一条小街，频频翻出新动作，新花头。路面重新整修不说，还统一用青石板铺设，细心的人还会发现，这些细石板中既然镶嵌着12块浮雕生肖图案，无不栩栩如生，惟妙惟肖。果然不出所料，1995年初夏，修葺一新的“国泰街”面世甬城，呈现在甬城百姓面前。

踏入1995年的“国泰街”，上了年纪的老宁波人，看到眼前这番光景，难免要唏嘘感喟一番，仿佛时光流转，尽显昔日繁华。自民国初期开始，这条小街就很“闹猛”，每逢清明、七月半等大型庙会和敬神之日，小街商贩辐辏，百戏杂耍，测字、看相、变戏法的扎堆，就连乞丐也来凑热闹，将这条街挤得水泄不通，可谓“行人如流水，繁华何处有”。好比一幅描绘万头攒动赶大集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国泰街为老宁波所津津乐道。

国泰街的建筑，雕栏飞檐，粉墙黛瓦，秉承明清浙东传统，与老庙风格浑然一体，两旁是仿浙东传统建筑风格的商铺，小青瓦双坡屋面，马头墙，各种精细的外墙木装饰，恢复了传统商业街的风貌，具有强烈的历史文化质感。地面的青石板凸显江南特色，设计匠心独具，6块朱红石板将12块生肖浮雕相隔，隐喻“六六大顺”之意。老街店铺虽不似当代店铺敞亮时尚，但那古朴的木雕门面、杏黄旗招牌，却风韵别具，让人倍感亲切。

上世纪末的宁波，倘若想淘一些时尚别致的小玩意儿，譬如耳机、茶杯、小饰品和挂件，国泰街是不能错过的，在这里绝对能淘到令你惊喜的小玩意儿；要是想追求大牌、高品质的货色，那么你来错地方，应该去东门口的华联商厦烧钱。夜幕降临，经常有年轻人流连于此，夜市一逛，便能嗅到年轻人的时尚与追求。每逢元宵、端午、中秋等传统节日，街上都挂满一串串的大红灯笼，那浓浓的市井烟火味儿，映着路边灯笼的缕缕红光，升腾而出。

国泰街上靠郡庙的商铺，不少兜售古玩字画，文商相映，难得地体现了甬城的一脉书香风雅。坐落于街道两旁的店铺，据说有28块店名和招牌，都是出自书法名家之手，毛翼虎、郑玉浦、桑文磁、曹厚德等甬上名人名家，都各自挥笔，写下了匾额和对联，与店铺经营相映成趣。

国泰街上靠商城的商铺，以免售家居生活用品居多，“张小泉”的剪刀和菜刀，宜兴的陶壶，福建莆田的香烛……就连新人结婚熏香用的火铏，也能在此淘到，大大小小的商品几乎囊括了生活所需。用当今的时尚语概括，国泰街购物算是接地气的，这样的一条仿古购物街，当年是省内独一，全国少有，当时杭州的“河坊街”还住满居民，几年后才开始动工改造。

1997年，城隍庙西面店铺重新整合，开发建设了具有浓郁的宁波古建筑风格的“庙西自立市场”，专门为宁波市区的一批下岗失业人员开设，解决了部分失业人员的生活难题。组建的“庙西自立商场”，大多是卖服装、手机的小店。整个区域内小商店鳞次栉比，服装、鞋子、工艺品琳琅满目，凡来宁波的中外游客，吃过城隍庙的小吃后，都会到“庙西自立市场”走走逛逛。

今天，随着地铁轨道交通的开展，国泰街与“庙西自立商场”风光骤减。但老庙依旧是大家的精神坐标、商贸的聚集地，市民都在期待郡庙区域改造的提升工程，大家对周遭的环境、氛围、气息依旧深深眷恋。当年，还是高中生的我，并不像如今的年轻人，来来往往独自行，戴着耳机在街道中无声无息走过。那时每逢休息日，总喜欢呼朋唤友去国泰街，除却随意挑选食物以外，还混迹于满头银发的老头老太里，听那家长里短的市井声，或是偶尔驻足，一路上与混得脸熟的店主打个招呼，这都让人感到脚踏实地，与周遭无隔阂。国泰街曾是我的青春驿站，如同池莉迷恋她的汉正街一样，每次踏进国泰街，我就能找到平凡踏实的幸福感。

谬啊！

曾国藩在做京官时，居官问学之余，喜欢创作对联，尤喜作挽联。只是，哪有那么多亲朋故旧相继过世等他盖棺定论“敬挽”呢？于是曾公稍作变通，进行“生挽”——即给身边熟悉的活人预写挽联。

闻一多先生讲课颇有名士之风。他给学生讲《楚辞》，喜欢将课调到黄昏时分，认为暮鸦点点云归巢，课更易讲得精彩；课前打开高一尺半的毛边纸笔记本，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：“痛饮酒，熟读《离骚》，乃可以为名士。”

据说胡适有个癖好，他收集全世界怕老婆的故事。当他发现当时只有德国、日本没有怕老婆的故事时，就推断说凡男子怕老婆的必是民主国家，反之必为专制独裁国家。时人皆知胡适惧内，“为恐东厢泼醋瓶”的背后，怕是新式婚姻冲击下守到最后的真情。

人有很多癖好，读书便是其一。与其他癖好相比，读书的癖好能让人坐拥精彩的世界。《晋书·杜预传》有载：预常称（王）济有马癖，（和）峤有钱癖。武帝闻之，谓预：“卿有何癖？”对曰：“臣有左传癖。”

好个“左传癖”！杜预果然以破竹之势一举歼灭吴国，助司马家族成就短暂的统一。

周国平先生把读书目的分成两类，读“有趣的书”和“有用的书”。有趣的书，自然出于纯粹的爱好的，与专业、功课无关，所以通常被归入“无用的书”。

我有睡前读书的习惯，喜读“无用的书”。《诗经》、《论语》之类的经典，百读不厌，随着年岁渐长，竟是常读常新。闲来读魏晋风度，读苏轼，读张岱，读《红楼梦》，或欣喜，或喟然，读到神清心宁便安然睡去。至于那些“有用的书”，其目的性过于强烈，我竟无法亲近。

苏门学士黄山谷有言：“三日不读书，便觉语言无味，面目可憎。”书本之于读书人，好比采兰赠芍，总有意外的收获和乐趣。常读书之人，灵魂不饥，自然不会惭形秽而羞出声。日与月兮往如驰，唯有读书癖好令人精神长足。

读到一桩新闻，意大利南部小镇孔特罗内居民都有午睡癖好，午餐痛饮葡萄酒后，博物馆和大小商场店铺均闭门歇业，全城寂静。此般生活情调，着实心向往之。

张潮在《幽梦影》里说：“花不可无蝶，山不可无泉，石不可无苔，水不可无藻，乔木不可无藤萝，人不可无癖。”真正的癖好，是一种非功利的、发自内心的喜好，令人安然而澄静。

癖好有所寄

我疏懒家务，却极其钟爱两件闲事：拖地板，擦皮鞋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无论你突然造访也好，应约上门也罢，我家地板时时光亮可鉴，一尘不染。工作日再忙，到家第一桩大事便是拖地板，先用拖把，后用抹布。寒暑假休息在家，更是热情高涨，晨起第一轮拖拭，中午饭后第二轮，临睡之前再来一遍。其实我生性懒惰，只因孩子幼时最爱光脚奔跑，只得勤擦地保持常干净，如此经年，竟发展成为一种嗜好。

喜欢擦皮鞋更像是对于礼仪的执着。窃以为不论男女，纵使衣着光鲜，脚上鞋履若是蒙尘积污，终究不合身份。

朋友萱爱犬成癖。用她自己的话说，逢狗必惹，于是朋友圈里常见她与各式犬类的合照，无论是小巧的博美、吉娃娃，还是威猛的德国黑背、高加索犬，她都能或抱或搂与之亲热。萱在阳台一隅养绿鬣蜥，这条神奇的小东西相貌丑陋，竟然会学狗叫！萱常写字、作画到深夜，倦怠时亲一亲绿鬣蜥，便能即刻令她满血复活。萱还养过一只绿蝈蝈、一只蓝脸蝈蝈，夜深时把玻璃瓶中酣睡的它们摇醒，喂它们毛豆，看它们迷迷糊糊地捧着毛豆啃，啃到毛豆倏然滚落时忽忽不乐的样子。

萱有个画友名叫樱，生得貌若天仙。两人应邀去敦煌画飞天，漫天沙尘中，樱宽T恤，厚牛仔，魔术师般从她的大背包里抱出了她的猫！那猫经历舟车劳顿，竟未曾出过一声。原来樱有一癖好，她在作画之前，必先唤得其猫静伏其背，她最擅长的淡敷薄施的小青绿便满纸清气而出，如闻欸乃，如棹清波。樱的猫果然也有脾性，不食寻常猫粮，爱巧克力，爱清淡的烤肉串，最爱新鲜螺蛳肉，樱常从菜场带回螺蛳，用清水煮熟，一个一个嘬出来，喂她的猫。

张岱曾说：人无癖不可与交，以其无深情也。是故文人都有一二癖好。

阮籍好长啸，吟啸声冷凝在乱世的漠漠阴寒里。嵇康锻铁，锻造出一种孤傲不羁的清高。抱朴子葛洪抄书成癖，陶渊明恋菊，林和靖爱梅与鹤成痴，曹雪芹痴玉。

王粲深为曹丕喜爱。及至其死，文帝大恸，亲率臣子前去吊唁，并建议“王好驴鸣，可各作一声以送之”。王粲因何喜欢听驴叫，已颇为费解；文帝命人一起学驴叫，更令人瞠目。试想一千八百年前，在王粲的灵堂上，驴叫声此起彼伏，该是如何的荒

总第6068期 配图 木水 投稿邮箱：essay@cmb.com.cn